

绘图中国古典名著

拍案惊奇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绘图中国古典名著

拍案惊奇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拍案惊奇(少年版普及本)

出版: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常熟市白云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0—30,000 册

ISBN 7-5346-1445-7

I · 315

定价:11.00 元

策 划：宗 华

文 字：袁 里 肖 原 王丰玉

插 图：王伯良

责任编辑：王 烈 龚慧瑛



目 录

倒运汉出海遇好运	(1)
姚滴珠私出生事端	(10)
刘东山夸艺遇高手	(22)
王生经商三遇强盗	(28)
乌将军酬谢陈大郎	(33)
痴情女子死而复生	(38)
韩秀才乱中聘娇妻	(43)
赵六老娇惯出逆子	(50)
恶船家谋财造冤案	(55)
谢小娥矢志报深仇	(64)
郑兴儿忠义得厚报	(72)
沈灿若续妻险中计	(78)
郭七郎捐官一场空	(84)
吴兴娘魂游完姻缘	(92)
崔俊臣破镜喜重圆	(100)
身陷牢狱双喜临门	(109)
张员外遗书藏哑谜	(117)
包龙图智判认亲案	(120)

东廊僧误成杀人犯	(129)
狄县令诚心召甘霖	(135)
金刚经历劫完璧归	(143)
女棋手两局定终身	(151)
权翰林冒名娶佳妻	(160)
张贡生行贿反丧生	(169)
丁滉罢赌喜中黄榜	(182)
五龄孩童失走皇宫	(185)
沈将仕出游中奸计	(193)
情鸳鸯分飞又成双	(199)
伤心弃妇生仇死报	(210)
赵五虎搬石自砸脚	(220)
正人君子善有善报	(227)
牧牛童夜夜黄粱梦	(238)
一支竹箭两段姻缘	(245)
无头妇牵出有头案	(262)
花烛夜新娘忽失踪	(271)
女海神三救徽州客	(279)

许察院慧眼断三案	(285)
奇秀才智勇入虎穴	(297)
贪宝镜二僧皆丧命	(305)
元自实投井遇真人	(313)
蒋驸马奇遇狐狸精	(323)
神偷懒龙劫富济贫	(332)
高愚溪爱女反遭弃	(340)



倒运汉出海遇好运

明朝成化年间，苏州府长州县有一人叫文若虚。他生来聪明，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精通。但他自恃才高，不肯经营生产，将祖上留下的千金家产，坐吃山空。以后晓得家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他便也思量做些生意，赚点钱来，贴补贴补家用。

一日，听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找了一个伙计，置买起扇子来。他选择上等精巧的折扇，送请著名书画家沈周、文征明、祝枝山题字作画，这些扇子顿时就身价百倍了。中等折扇，拿来模仿名家手笔，倒也能以假乱真，临摹得大差不离。下等的折扇，无金面无字画，将就卖几十文钱，估计也能赚回一倍的本钱。一切置办停当，他将折扇装箱，运到了北京。岂知北京那年自立夏以来，日日下雨不晴，并无一丝暑气，直至立秋，天气才晴朗起来。那些纨绔子弟，喜欢买把苏州做的扇子，笼在袖中装点门面，这才有人来买文若虚的扇子。他开箱一看，不由连连叫苦，原来北京的梅雨季节在七八月，再加上日前的雨湿之气，那扇上的胶墨发潮粘纸，已揭不开了。用力揭开，东破一块，西缺一块，即使是有字有

画值钱的，也弄得一文不值。剩下没字的白扇，虽然没坏，又能卖几个钱？如此一来，不仅自己折了本，连伙计也不愿跟他了。别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倒运汉”。

没几年，文若虚文不成武不就，把家当花得干干净净，连妻子也没有娶上。好在他嘴皮子灵活，会说会笑，朋友们觉得他有趣，愿意和他在一起，困难时也帮衬他一点。

一日，有几个出海贩货的近邻，雇了四十余人，准备再次到海外做生意。文若虚得知，思忖道：“我一生落魄，到现在什么生计也没有，不如跟他们航海去。能看看海外风光，也不枉活一世。”主意打定，便将意思向领头的张大说了。这张大秉性爽快大方，一听就说：“好，好。我们在海船上最怕的就是寂寞，若你能去，在船上说说笑笑，还有什么难过的日子？只是一件，我们都有货物带去，你什么也没有，空来空去一趟，太可惜了。这样吧，我去和大家说说，多少凑些钱给你，也好将就着置点货。”文若虚感谢道：“多谢厚情。只怕没人肯像兄长一样成全小弟。”张大道：“且说说看。”一人径自去了。

果然不一会，张大气鼓鼓地回转来，说道：“这些人好小气！说你要去，没有一个不喜欢；说到要助你银两，又没一个作声。我同两个要好的兄弟凑了一两银子，你拿去吧，也办不成什么货，就买些果子，在船上吃。”文若虚感谢不尽，接过银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心里

想：“这点银子，能买什么呢？”他信步走去，只见满街箩筐内盛的卖的，都是洞庭红桔。这红桔不如广桔、福桔有名，刚熟时有点酸，但熟透以后味道甜美，无论颜色、香气、形状，都与广桔、福桔相似，而且价钱只有福桔的十分之一。若虚想：“我一两银子，不如就买这洞庭红桔，可买百余斤呢！运上船，一可以解渴，二可以分送，以答谢众人助我之情，岂不两便！”于是，他拿一两银子买了红桔，装进竹篓，雇人挑上了船。众人都拍手笑道：“文先生宝货来啦！”文若虚羞惭满面，不敢言语，再也不提这事。

开得船来，渐渐出了海口，只见银涛卷雪，雪浪翻滚，三五日间，随风漂去，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忽然到了一个地方，从船上望去，人烟稠密，城廓巍峨，大概是哪个国家的国都。水手把船撑入避风港，下了铁锚，上岸一打听，知道到的是吉零国。中国的货物到了这里，可以卖三倍的价钱，换了货带回中国，也是一样，所以出一趟海，来回可赚八九倍的利。许多人拼死都走这条路，就是为此。众人多是做过生意的，上岸以后，各自找熟人发货去了，只有文若虚人地两生，被留下看船。

正闷坐间，他忽然想起了那篓洞庭红桔，自从上船到现在，还未开篓看过，会不会坏了？“不如趁着众人不在，看看怎样。”他唤来水手，从舱底翻出那篓红桔，揭开篓盖，面上多是好好的。他不放心，索性将一篓洞庭红桔都掀翻在船板上，细细查看。也是合该发迹，那百

十斤红桔铺满船板，远远望去，红焰焰就如万点火光、一天星斗，煞是好看。岸上的行人都聚拢过来，好奇地问道：“是什么东西呀？”文若虚也不答应，找出一个有白霉点的桔子，掐破就吃。岸上的人惊叫道：“这东西原来是能吃的！”其中有个好事的，便问卖多少钱一个。不等文若虚答话，船上水手扯谎哄他道：“要一钱一个。”那问的人便摸出一枚银钱说：“买一个尝尝。”文若虚接过银钱掂掂，约有两把重，心想：“不知这些银子要买多少，我先挑一个给他看样。”仔细拣了个大些的，递了上去。那人将红桔剥开，一股香气散发开来，惹得岸上人连声喝彩。那人去了皮，也不分瓣，整个塞在口里，甜水满咽喉，连核都不吐，吞下去了。他哈哈大笑道：“妙哉！妙哉！”又从兜肚里摸出十个银钱来，说：“我要买十个进奉去。”文若虚喜出望外，拣了十个给他去了。众人见状，也纷纷掏钱，有买一个的，有买三四四个的，都是一样的银钱。原来，吉零国的银钱不看重量，只看花纹。那龙凤图案的最贵重，其次是人物，再其次是禽兽、树木，最次的是水草。那些买桔的人都是拿有水草纹的银钱来买的，因此个个以为捡到了便宜，其实水草银钱与龙凤银钱的分量是一样的。就这样，文若虚的红桔转眼之间卖了大半，那没带钱的还直懊悔。

忽然，那首先买桔的人，骑着一匹青骢马，飞也似地奔到船边，口中大叫道：“不要卖了，不要卖了！剩下的我统统包了！我家头目要买去进奉可汗哩！”文若虚是

个机灵人，看见来势，晓得是个好主顾了。他连忙把篓里的全部倒出来，数一数，只剩五十余只了。他故作为难地说：“这点桔子，我已准备自用，不卖了。刚才人家肯出两个钱一只，我才无奈卖出几只。”那人笑一笑，掏出个龙凤纹的，说：“这样的一个如何？”文若虚道：“不要，我只要同先前一样的。”那人笑道：“真是个傻子！此钱一个抵百个！”他抓出一大把水草纹的，数一数，足有一百五十多个，统统扔给文若虚，然后将红桔全部装篓，飞马去了。文若虚看着一堆银钱，欢喜不尽。

众人回船，知道此事，都惊喜道：“造化！造化！我们同来，倒是你没本钱的先得了手了。”张大也拍手道：“人人都说他是倒运汉，而今想是转运了。”

众人事已办完，扬帆回航。行不数日，忽然乌云蔽日，黑浪掀天，那船不问东西南北，随风势漂去。隐隐望见一岛，便带住篷脚，往岛边驶去。这是个无人空岛，树木参天，荒草遍地。众人无心上岸，文若虚觉得闲坐无聊，便一人上了岛。他攀藤附葛，直走到岛上绝顶，放眼望去，四海茫茫，身如一片叶，不由感叹道：“想我如此聪明，却落得家业消亡，孤身一人，漂泊海外。虽然侥幸得来千余个银钱，谁知它命里是不是我的！”正感慨间，忽然发现远处草丛中有一物。移步往前一寻，原来是一个龟壳，足有床大。他惊道：“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龟！我带回去，也算是件稀罕东西，让众人开开眼！”船上人一看文若虚带回个破败大龟壳，也十分吃惊，笑道：“砸碎

卖给医家煎龟膏，又可得些银两了！”还有的道：“到那时如有人问，只说文先生做起了乌龟买卖！”文若虚也不顾大家取笑，弄些水来将大龟壳里里外外冲洗干净。

次日风息，开船又走。过了数日，来到福建地方。众人到一个波斯人开的旅店投宿，主人连忙唤厨子办酒席几十桌。这波斯老板名叫玛宝哈，专与海客兑换珍宝货物，不知有多少万的本钱。当下，他邀众人入席坐定，扫了一眼，都是熟客，唯有文若虚面生，坐在末位。于是他发问道：“这位老客长不曾见面！想是新出海外的，置货不多吧。”众人答道：“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到海外玩去的，身边有银子，却没有置货，只好委屈他在末席坐了。”原来波斯人以利为重，安排酒席座次不按尊卑长幼，只看货物价值，谁的货最值钱，就坐首席，依次类推。文若虚懂得这规矩，自觉羞惭，也懊悔没有置办些货物来。

第二天早晨，玛宝哈来到海岸船边，验货付款。他登上船一眼瞅去，早看见了那舱里巨大的龟壳，吃了一惊道：“这是哪位客人的宝货？昨日在酒席上并不曾听说起，莫不是不肯卖的？”众人都哈哈笑指道：“这是文兄的宝货！”玛宝哈望一望文若虚，见他早已涨红了脸，不由带了怒色，埋怨众人道：“我与诸公相处多年，为何来作弄我？教我得罪了新客，让他坐了末席，是何道理？”他一把扯住文若虚，对众人道：“且慢验货，容我上岸向文客长谢了罪再说。”众人惊讶，不知其故，纷纷随两人回到客店。玛宝哈吩咐重新摆下酒席，不管众人好歹，将

文若虚按在上席坐下，然后端起酒杯，深深一揖道：“刚才得罪文客长，还望不要见怪。”文若虚还礼道：“不碍事，不碍事。”酒过三杯，玛宝哈开口道：“请问客长，船上所携宝物可肯卖否？”文若虚是个乖人，乘机答道：“只要有好价钱，为何不卖？”玛宝哈听说肯卖，不觉喜从天降，笑逐颜开道：“请文客长开个价钱。”

张大连忙向文若虚丢个眼色，代他答道：“此是文先生珍爱之物，没有大价不会出手。一万如何？”文若虚吃了一惊，玛宝哈却哈哈大笑道：“这是不想卖，哄我而已。此等宝物岂止值一万？”众人听说，惊得目瞪口呆，扯文若虚去商议道：“造化，造化！此物真是个宝呢！文先生不如开个大口，随他还吧。”文若虚还是不好意思开口。众人道：“不要老实，但要不妨！”文若虚只得讨了五万两。玛宝哈还是摇头道：“罪过罪过。”张大只得说：“实不瞒你，那大龟壳是文先生偶然从荒岛上拾得的，所以不知价钱，能出五万，他已满足了。”玛宝哈道：“这样说，就请张客长做个保人，当有重谢，只是万万不可翻悔。”当即取来纸笔，立下字据，签字画押。

写毕，玛宝哈取出一箱银钱，共二十包，整整一千两，双手交与张大道：“这是酬谢保人的佣金，请老客长收下，分与众人吧。”众人一阵咂舌。玛宝哈又笑嘻嘻地对文若虚说：“有一事要与文客长商议。五万两银钱现正在里面阁楼上，文客长尽可以进去过目清点。只是此银钱数目不少，搬动也不是一时功夫，况且客长是个单身，

泛海回还，有许多不便之处。”文若虚想了一想道：“说得极是，该如何为好？”玛宝哈道：“依我愚见，不如暂留此地。小弟此间有缎匹铺一爿，大小厅屋百余间的楼房一座，统共价值五千两，作价交与文客官，就在此留下做生意。其余四万五千两，分几次搬过去。以后想回家，留个心腹看守便行。文客长看行否？”一番话说得文若虚与张大躁脚道：“果然是经验之谈，句句在理！”文若虚感激不尽道：“我家里原无亲人，就是带了银子回去，也无处安顿。能在此安身，正是求之不得！”当下玛宝哈领众人去看店铺、房屋。那缎匹铺正在闹市之中，铺内摆满各色绫罗绸缎。店后就是楼房，屋宇宽宏，鳞次栉比，王侯之家也不过如此。文若虚欢喜不尽，众人皆羡慕不已。

一切手续办妥，张大道：“我们只是不解，此龟壳究竟有多好，倒值这样的价钱？还请主人赐教。”文若虚也道：“正是，正是。”玛宝哈笑道：“诸位客长在海上走了多年，这些也不晓得？列位岂不闻龙有九个儿子，内中一种是鼉（tuó 驼，即扬子鳄）龙。它的皮可以做鼓幔，声传百里，所以称为鼉鼓。鼉龙万岁时，蜕下此壳成龙。此壳有二十四肋，每肋中间节内有大珠一颗。若是肋未长全时，成不得龙，蜕不得壳，生捉它来，只能将其皮幔鼓用，其肋中也就无东西，直待二十四肋肋长全，节节珠满，然后蜕了此壳变龙而去。因是天然蜕下，气候俱到，肋节俱全，与生擒活捉、寿数未满的不同，所以有

如此之大。这个东西，我们过去虽然晓得，但谁知它几时蜕下，又在何处寻得着它？壳不值钱，但其珠是夜明珠，乃无价之宝啊！今天幸遇，能不倾囊而求吗？”

众人听罢，似信非信。主人走进来，托出一西洋布包，解开来，只见一颗寸许大的夜明珠正闪耀着夺目光辉，放在暗处，直径一尺的范围均可照亮，实在罕见。众人看了，惊得目瞪口呆，伸了舌头收不进来。主人回身，对众人致谢道：“多蒙诸位玉成此事。只这一颗，拿回我波斯国，就值五万银钱了。其余皆是惠赠。”众人听了，个个心惊，此时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就这样，文若虚留了下来。与众人分手时，他把卖洞庭红的银钱倒出来，送了每人十个，张大等几个帮助他的人也每人多送了十个。众人都非常欢喜。从此，文若虚成了福建的一个富商，至今家道殷实，子孙不绝。



姚滴珠私出生事端

明朝万历年间，安徽徽州府休宁县姚氏有一女儿，名叫姚滴珠，年方十六，生得如花似玉，美貌出众。姚家家境富裕，父母对滴珠从小娇生惯养，宠爱非常。经媒人说合，滴珠嫁给了屯溪的潘甲为妻。

那屯溪潘家虽然是个大户，却早破败，家道艰难，外要靠男人外出谋生，内要靠女人操持劳作，谁也别想吃闲饭。而且公公婆婆很是厉害，动不动出口骂人，全不留一点情面。姚滴珠父母误听媒人之言，以为他是好人家，才把心肝宝贝嫁了过来。少年夫妻，倒也过得恩爱，只是过了一段光景，滴珠看出了潘家的底细，心中有些不快，时常偷偷流泪。潘甲晓得意思，便私下说些好话，安慰妻子。

不觉成亲两月，潘公便教训儿子道：“如此你欢我爱，夫妻相对，白白过日子不成？为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无奈，对娇妻说了，两人哭个不住，说了一夜话。第二天，潘公就逼儿子出去了。滴珠独自一个，越发凄惶，况且是个新来的媳妇，摸不着头脑，又无人说话，思来想去，更加闷闷不乐。潘公潘母看在眼里，心里早已不悦，